



尽管20多年过去了，赵景凯还是忘不了刚从新兵连下到机务中队时的那些夜晚。熄灯前，打开窗户，迎着咸丝丝的海风，他一遍遍背诵着长串的机务数据、枯燥的维修细则、绕口的安全法规。

他依稀还能听见，远处海上的浪潮排山倒海似地卷上沙滩，像千万匹战马奔腾着，追逐着，哗啦哗啦的潮声震动着他的耳膜。

师傅孙宏彦每天晚上必会抽问5道与机务相关的题目，以至于听到他进门脚步声，赵景凯的心都会瞬间一紧。当时他还没摸过战机，这些东西只能死记硬背。师傅常说，我的岗位我负责，我的飞机请放心，机务兵就要有这样的自信。他告诉赵景凯，如果连这些基础知识都记不住，就趁早别干机务，更不要跟着他学机械专业。

在机务兵眼里，机械技师是一架飞机的“机头”，统筹安排4个专业的人员共同工作，对战机的完好状态负责。按照规定，机械技师不签字，战机就不能放飞。所以师傅说，他签字时总感觉心里沉甸甸的。

背会了各项规章，完成了考试，师傅就带着赵景凯去外场摸飞机识件。师傅指着缠绕在战鹰肚子里那些精密复杂的部件，一一做着介绍。狭小的发动机舱内，机件交叉重叠，密密麻麻，可师傅讲解起来却如数家珍，哪个螺帽什么形状，哪些接口处容易松、容易裂，他都了如指掌。

其实，赵景凯第一次踏进机场，心就被银光闪闪的舰载教练机吸引住了。畅想着舰载机在航母甲板上起飞冲天的画面，他心潮激荡。突然间，他理解了师傅的话，机务工作关系到战斗的胜利、战友的安全和国家的财产。这样的岗位是多么重要和光荣啊！

那段时间，他把战机维修手册带在身边，一有时间就看几段，睡觉前再背上几段；多次检查飞机他都按规章一条一条地做，检查完了，再对照看看是否有遗漏。这样学了用，用了学，反复学，反复用，反复对照，他才把手册记熟了。不过，把手册记熟还不算什么，最重要的是实践。那是一个预先机务准备日，师傅带他们这些新兵去外场，给每个人发了一把细得像画笔一样的毛刷和一桶挥发性很强的洗涤剂，安排他们分工清洗起落架舱。舱内积满厚厚的油泥，摸一把就油乎乎的，再拧开汽油盖，一股刺鼻的味道涌出来，呛得赵景凯忙捂住鼻子，一阵干呕。师傅拍拍他的肩膀，跟他开玩笑说，洗涤剂可比煤油、液压油好闻多了。

起落架舱在飞机的腹部，赵景凯斜蹲着身子才能把头伸进去。蘸一下汽油，刷两下，然后把头伸出来猛吸两口新鲜空气，再继续刷。他刷了整整一上午，结果师傅来检查时，只瞥了一眼便沉着脸说，下午继续刷。赵景凯看着已经被擦得很光洁的起落架，捏着鼻子满

不息的潮

■郑茂琦

蓝鹏飞

腹委屈地又刷了半天。到了傍晚，师傅过来瞅了一眼，把他叫到自己负责刷的另一侧起落架舱，让他对照检查。

赵景凯伸进去，把角角落落看了一遍，觉得还是师傅刷得干净些。他二话没说，拖着酸痛的腰继续刷了起来。

对机务兵而言，严谨是刻在骨子里的。在部件上画防止紧固件位移的标记线，必须清晰笔直；为紧固后的螺帽打保险丝，必须拧出一个漂亮的60度花边。

3个月后，赵景凯成为一名机械员。稍有闲暇，师傅便劝他多去别的机组学习，每个机械技师都各有专长，维护的战机多了，才能逐渐积累排故的经验。别的飞机发生了问题，师傅也带着他去看看，把有关情况一一抄在小本子上。

有时候，师傅准备好飞机后也不休息，而是围着飞机边转圈边琢磨。赵景凯耳濡目染，也养成了这些习惯，常常身不离机场、心不离飞机、手不离工具。赵景凯吃得了苦。夏天，空旷的机场没有一丝阴凉，他趴在蒸炉般滚烫的排气装置上检修；晚上，工作灯一开，蚊子成群而至，他忍着叮咬一干就是几个小时。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冬天，他脱下大衣，钻进寒气袭背的金属管道检修，快冻僵时爬出来，裹上大衣，跑上几圈，身上稍稍暖和了，便又钻了进去。

几年下来，赵景凯也成长成为一名机械技师，脾气变得比师傅还倔。一个飞行日，赵景凯对战机进行维护，检查阻力伞锁时，他瞥了一眼锁钩，心里总感觉哪里不对劲。他找了把尺子，量了一下锁钩间隙，又找来维修手册一对照，间隙的宽度正好处在临界值上。如果间隙再扩大，尾伞撑开时就容易脱钩，引发飞行事故。他把这个发现告诉师傅，师傅的意见是可以暂时不处理，等

边关红

■陈武斌

渺小。就当我几乎要被这无尽的白色和黑色淹没时，峰回路转间，天边突然出现了一抹鲜艳的红色。那红色如此耀眼，与这苍茫的冰天雪地显得格格不入，却又在不经意间点亮了我的视线。

随着车辆在雪原上缓缓驶近，那红色逐渐变得清晰。哨楼顶上，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走进哨所，迎面而来的又是一片温暖的红色——环绕四周，只见官兵的脸上都有两朵灿烂的高原红。

“陈排长，欢迎你来到昆木加哨所，之前就听说有新排长要来，大家心里都盼着呢。”战士们热情地和我打招呼，并端来刚刚煮好的姜茶。喝下一口姜茶，甜中带辣的味道在口中扩散开来，我感觉身上立刻暖和起来。短短几分钟，这种“寒冷”与“温暖”的巨大反差，让我对清冷孤寂的边关又多了些不一样的感受。

漫步在哨所内，我的目光被文化墙上的一张张照片吸引，那是战士们笑脸照片。他们的笑容是那样纯真灿烂，仿佛可以驱散所有的寒冷和孤独。墙的右侧，有一句标语格外引人注目——“雪海云天戌忠诚，青春花开昆木加。”昆木加哨所的鲜花究竟开在了哪里？我觉得自己离答案似乎更近了一些。

很快，我迎来了第一次巡逻任务。出发前，哨长特意将我叫到一旁，神情凝重地告诉我：“这次巡逻任务非同小可，我们需要翻越好几座海拔超过6000米的山口，是防区内最艰难、最考验意

志的巡逻路线之一。”

我心想：“军校的严苛训练都过来了，这条路能有多难走？”然而，当真正站在山脚下，抬头仰望巍峨耸立、连绵不绝的雪山时，我的内心也不由得开始打鼓。

眼前的雪山高耸入云，白茫茫一片，如同天地间的巨大屏障，阻挡着我们前进的步伐。我仔细寻找着所谓的“巡逻路线”，只见一道浅浅的凹痕在山间若隐若现，如一条细丝带般缠绕着山体，蜿蜒曲折。路的右侧紧紧贴着陡峭的山坡，而左侧则是万丈深渊。

这场景让我瞬间意识到这次巡逻任务的艰难，我深吸一口气，整理好装备，硬着头皮跟在了队伍的后面。随着海拔升高，道路结冰，湿滑难行，不少危险路段需要大家手脚并用才能通过。寒风凛冽，如同锋利的刀片在我脸上划过，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寒意。走了很久，这条小路依旧无法看到尽头，我呼吸变得急促，每走一步都像驮着一座山。

“加油，排长！”身边不时传来一声声鼓励，我咬紧牙关，调整呼吸，努力跟上队伍。

经过6个多小时的艰难跋涉，我们顺利到达界碑。随着五星红旗在界碑前徐徐展开，万里边关在这片红色的渲染下，显得更加雄伟壮阔，官兵“边关有我，请祖国和人民放心”的宣誓声响彻天际。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高原处处开满鲜花，它开在边关哨所，开在官兵坚毅的脸庞上，开在雄伟的雪山界碑前……

师傅耐心地跟他说，机务领域有两类问题，一类是故障，必须坚持故障不过夜的传统；一类是隐患，可以结合飞机进厂做周期性维护时一起解决。但是，赵景凯的倔劲上来了，听不进去，坚持立刻就做处理。

那是他第一次拆阻力伞锁钩，手里拿着几套工具，围着飞机打转，一时无从下手。天边渐渐蒙上一层灰影，几个人打着手电反复研究，最后只能用笨办法，先把尾部的蒙皮去掉，露出连接点，然后再一一拆解……

后来，赵景凯跟师傅坦言，当时他记得书上说过，锁钩可以拆，结果一拆就后悔了，没想到需要那么长时间。师傅说，其实我也知道你后悔了，但是我们一旦开始拆就必须坚持下去，不能半途而废。

那天，他们几个人打着手电，在瑟瑟寒风里干到凌晨三四点，才装好了新的锁钩……

还有一次，赵景凯在检查飞机时，发现机腹壁上有些油渍，一番检查下来，没有找到漏油点。赵景凯那股倔劲又上来了，坚持要求拆开机腹壁板查看。结果一拆开，橡胶做的油箱在燃油重力的作用下坠了出来，赵景凯用尽全力往里推，仍然无济于事。师傅连忙联系抽油车将燃油抽掉，油箱才瘪了回去。事后，赵景凯进行了反思，他意识到干工作不仅需要倔劲，还需要巧劲。

几年前，师傅晋升了一级军士长，赵景凯成长为二级军士长，负责机务工作的复查把关。

像师傅一样，赵景凯越发沉稳干练。一次在飞行现场，燃油输油总管的橡胶软管处渗油。临近开飞，中队长把赵景凯叫过来一起研究对策。赵景凯拧了几圈总管的固定卡扣，从手感上判断单纯地紧固螺丝不起作用。他大胆向中队长提议，立即更换新卡扣。中队长有些犹豫，首先不能确定是不是卡扣的原因，再说距离飞行只有几个小时了，即便是更换卡扣也存在风险，绝不能误了飞行计划。

赵景凯看出了中队长神情中的迟疑，拍着胸脯说保证完成任务。果然，赶在战机执行训练任务前，他换好了卡扣，解决了渗油问题。

如今，师徒两人分属不同的机务分队，负责保障不同的机型，业务上合作得比以前少了，但交流并不少。干机务越久，赵景凯越佩服师傅的坚韧不拔，风里雨里围着战机转了20多年，师傅仍甘之如饴。

不久后，基地将迎来新一批长期班的舰载机飞行员学员，赵景凯也要跟着部队转场，投入新的训练任务。

跑道的尽头，一望无际的大海吹来了向晚的凉风。海浪又急又高，撞到峥嵘的礁石上，散开，一层层的银色浪花退落下去，后面的浪头很迅速地赶过这片退落的泡沫，更有力地奔上滩头。

巨大的橘红色夕阳慢慢落入远方海天相接处，赵景凯看到师傅古铜色的脸庞被镀上了一抹红晕。师傅还有一年就退休了，倏然间，他们20年来并肩战斗的岁月在眼前掠过，赵景凯的心头仿佛也涌起了奔腾不息的潮水，他分明听到了大海在召唤……

周末的午后，我来到储藏室整理行囊和换季衣物。在翻腾衣物的时候，一条绿色的背包绳探出头来，在阳光的照射下，细看上面还粘着几丝枯黄的断草。我的思绪不由得飘散开来，迎着时间的长河，回到多年前的新兵连。

那时，给我们留下最深印象的当数紧急拉动。寒冬深夜里，一声急促的哨音把我们从未睡梦中惊醒。大家揉着惺忪的眼睛，踩着凌乱的步伐，在一片漆黑中穿衣戴帽。我手忙脚乱地摸起背包绳，脑海里回响着班长“三横压两竖”的口令，手上则翻转又腾挪，打三折、串绳子、绑膝盖，与时间赛跑，生怕慢了一秒，影响拉动成绩。

一次次紧急拉动的锤炼，磨砺了我们雷厉风行的良好作风，令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接令即打、快速反应”不仅是一句口号，而是随时都会发生的事。也就是从那时开始，我们真正有了当兵的感觉。那段日子里，为了加快集合速度，我们一直把背包绳放在枕边；急促的哨音过后，它又紧紧地勒在肩膀和胸前，陪我们飞奔到集合地点。

慢慢地，我们打绳结的速度越来越快，方法也越来越多。我最擅长的是

第二故乡

八一镇是西藏林芝市政府所在地，一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巍峨的雪山、茂密的森林、绿色的草原、奔腾的江河，在同一片蓝天下相互映衬，绘就诗意的风景。到了4月，野桃花开遍尼洋河两岸，山谷、河滩、村落像披上一片片红霞，如梦如幻，美不胜收。此情此景，令人忍不住想高歌一曲：“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有我可爱的故乡……”能在如此美丽的地方当兵，军旅生涯能与取名“八一”的城镇结缘，可谓一件幸事。

当地史志记载，八一镇原名“拉日嘎”，藏语意为“山羊之地”。曾经，这里是一片野兽出没的乱石滩，只有两个小寺庙和几十户人家。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人民解放军开始在这里修路架桥，建设城镇，周边的居民慢慢迁居到这里，“拉日嘎”渐渐成了西藏重要的交通枢纽、高原边疆的重镇。为了纪念解放军对“拉日嘎”的贡献，林芝人民将这里更名为八一新村，后改为八一镇。

我们无法想象，当年官兵是如何顶风冒雪、肩挑手抬，用最原始的工具在乱石滩上建起这座新城的。只知道八一镇的诞生，国防绿铺就了底色，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种子从此在这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我当兵于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的八一镇建设规模还不是很大，但军味很浓，不少基础设施都留有“八一”印记，如八一大桥、八一小学、八一饭馆、八一农场等，这些无疑是子弟兵建设边疆和民族团结的见证。

说到子弟兵的历史贡献，当地群众如数家珍。西藏和平解放后，部队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修路架桥，兴建城镇，发展生产，先后创造了数十个“第一”：第一条公路、第一座桥梁、第一个农场、第一

所学校、第一个医院……这些八一镇乃至林芝地区建设史上的“第一”，为当地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我到部队后，正赶上新一轮边疆建设热潮。雪山脚下，官兵挥镐抡锹铺设通信光缆；温室大棚内，官兵把手向群众传授科技种植技术；山村文化夜校，每晚可见“兵教师”的身影……现代文明的灯火，照亮了八一镇。作为新一代高原戍边人，能参与其中，为边疆建设出一份力，我感到无上荣光。

子弟兵所做的一切，群众都记在心里，他们打心眼里爱戴解放军。当地流传着一句藏族谚语：“哈达不要多，只要洁白的就行；朋友不要多，只要金珠玛米就行。”

我所在的营驻守在尼洋河畔，营区旁边是八一镇所辖的一个藏族村庄，大概有五六十户人家。多年来，村里的群众视子弟兵为亲人和值得信赖的好邻居。见到解放军，村里的少年儿童都会行少先队礼。群众过藏历年等传统佳节，总会邀请官兵去家里做客。下雨天，看到有军车深陷泥坑无法前行，全村青壮年齐出动，喊着号子硬是把军车抬到公路平坦处。

尼洋河谷气象多变，四季多雨，我们去野外训练常常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村里有个叫卓玛的姑娘，经常带着同村的小姑娘来营区帮助我们洗衣服。官兵不让我们洗，卓玛和小姐姐就开动脑筋，先引开官兵的注意力，然后趁大家不备拿走要洗的衣服，等洗干净后再送回来。这一幕，恰似《洗衣歌》里的情景重现，让我们无不心生感动。

后来我们才知道，卓玛的阿妈是位拥军模范。当年第18军进藏时，她就手捧哈达出现在欢迎的队伍里。那年，她第一次见到汽车，以为“铁牛”跟自家的牦牛一样跑累了就要吃草，于是和姐妹们割来几筐青草去喂。谁知“铁牛”就是不张口，她急得直掉眼泪。战士告诉她，“铁牛”是机器，是不吃草的。等弄明白

“一条龙”和“双杠”的打法。每一种打法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背包绳永远紧紧地绷在裤子上，把被子绑得饱满而又结实，就像我们的新兵生活一样，紧张而又充满活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迎来了第一次打靶。摸枪的兴奋感还未消退，班长就让我们把枪带卸了，并命令我们把背包绳编织成适合自己的枪带。记得当时，我们还在抱怨“有枪带不用，天天跟背包绳较什么劲”，直到练习据枪姿势后，我才明白用背包绳编织枪带的用处。

那时，为了矫正据枪姿势，延长据枪时间，班长让每个人把枪上的背包绳解下来，一头连接“下护盖”固定到板凳上，一头连接手臂绑到小握把处，整把枪瞬间与身体融为一体，只要稍微偷懒或者姿势不标准，背包绳就会扯得手臂生疼。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背包绳一次次被汗水浸湿，又一次次被烈日烤干，最后又被蒸发出的盐结晶蚀得发白。可它就那样紧紧地贴在我们肩上，让我们深切体会到责任的分量。

在赛道上拼命奔跑时，我发现背包绳又有了新用途。跑在前面的同志把背包绳缠在腰间，拽着后面那位已跑不动的战友，这时我发现那条绿色的背包绳竟然比红色的终点线更加惹眼。背

情系“八一镇”

■刘励华

包绳像一条纽带，把来自五湖四海的我们连成胜似一家人的兄弟。后来，两人三足、信任背摔、荆棘排雷等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中永远少不了它的身影，背包绳上凝结了大家的欢声笑语，酸酸苦辣。虽然，我们来到军营并不久，但每个人都在不知不觉中融入了部队这个大熔炉。

经历岁月的打磨，这条背包绳已不像最初那样平整，留下了汗水、雨水浸透的斑驳痕迹，可我很珍惜它，因为它承载着沉甸甸的军旅记忆……

在赛道上拼命奔跑时，我发现背包绳又有了新用途。跑在前面的同志把背包绳缠在腰间，拽着后面那位已跑不动的战友，这时我发现那条绿色的背包绳竟然比红色的终点线更加惹眼。背

后，她才释然了。

第18军修川藏公路时，卓玛的阿妈成为村里第一个报名参加民工队的姑娘。背沙石、填路基、洗衣服、照顾伤员，她每天奔忙在工地上，从不知累，直到公路修到拉萨。修完公路回到村里，看到解放军驻在村旁，她格外高兴，又动员七八个姐妹成立洗衣队，义务为解放军洗衣服，这一洗就是近30年。后来，她年龄大了，感到力不从心了，于是叫女儿继续参加拥军行动。由此，一家两代接力拥军的事迹在高原传为佳话。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人……”这是高原军民最爱唱的歌。置身八一镇，我真正理解了这首歌的内涵。特别是藏族群众对子弟兵的醇厚情谊，更是时时感染着我、鼓舞着我。

记得有一年秋天，应当地政府请求，我们全营出动帮助驻地村庄的群众抢收青稞。烈日下，我们挥汗如雨，争分夺秒忙收割。田埂上，老人、妇女、儿童来回奔忙为我们送茶递水。经过3天奋战，我们终于抢在雨季来临之前，帮助群众收割完上百亩青稞。

抢收任务完成后，村里举行了盛大的篝火晚会。村干部为我们献上洁白的哈达，老阿妈为我们捧上香甜的酥油茶，姑娘们则唱起悠扬的藏族民歌，表达丰收的喜悦，赞颂军民解放军。在村民邀请下，我们与乡亲们围成圈，跳起欢快的锅庄舞。是夜，圆月挂在天边，篝火映红脸颊，我们与群众手拉着手，载歌载舞，尽情陶醉在这欢乐的气氛中。

许多年过去了，尽管我早已离开西藏回到内地，但八一镇始终令我魂牵梦绕。尤其那场篝火晚会依然历历在目，那悠扬的歌声一直萦绕在我耳畔，那香甜的酥油茶至今令我回味。我想，对第二故乡的爱恋，已经融入我的生命里，此生难以磨灭。前几年又从电视节目里看到八一镇的新气象，我由衷地感动、高兴，并在心里说：“祝福你，我的第二故乡！”

背包绳

■王兴来

“一条龙”和“双杠”的打法。每一种打法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背包绳永远紧紧地绷在裤子上，把被子绑得饱满而又结实，就像我们的新兵生活一样，紧张而又充满活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迎来了第一次打靶。摸枪的兴奋感还未消退，班长就让我们把枪带卸了，并命令我们把背包绳编织成适合自己的枪带。记得当时，我们还在抱怨“有枪带不用，天天跟背包绳较什么劲”，直到练习据枪姿势后，我才明白用背包绳编织枪带的用处。

那时，为了矫正据枪姿势，延长据枪时间，班长让每个人把枪上的背包绳解下来，一头连接“下护盖”固定到板凳上，一头连接手臂绑到小握把处，整把枪瞬间与身体融为一体，只要稍微偷懒或者姿势不标准，背包绳就会扯得手臂生疼。在日复一日的训练中，背包绳一次次被汗水浸湿，又一次次被烈日烤干，最后又被蒸发出的盐结晶蚀得发白。可它就那样紧紧地贴在我们肩上，让我们深切体会到责任的分量。

在赛道上拼命奔跑时，我发现背包绳又有了新用途。跑在前面的同志把背包绳缠在腰间，拽着后面那位已跑不动的战友，这时我发现那条绿色的背包绳竟然比红色的终点线更加惹眼。背

后，她才释然了。

第18军修川藏公路时，卓玛的阿妈成为村里第一个报名参加民工队的姑娘。背沙石、填路基、洗衣服、照顾伤员，她每天奔忙在工地上，从不知累，直到公路修到拉萨。修完公路回到村里，看到解放军驻在村旁，她格外高兴，又动员七八个姐妹成立洗衣队，义务为解放军洗衣服，这一洗就是近30年。后来，她年龄大了，感到力不从心了，于是叫女儿继续参加拥军行动。由此，一家两代接力拥军的事迹在高原传为佳话。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人……”这是高原军民最爱唱的歌。置身八一镇，我真正理解了这首歌的内涵。特别是藏族群众对子弟兵的醇厚情谊，更是时时感染着我、鼓舞着我。

记得有一年秋天，应当地政府请求，我们全营出动帮助驻地村庄的群众抢收青稞。烈日下，我们挥汗如雨，争分夺秒忙收割。田埂上，老人、妇女、儿童来回奔忙为我们送茶递水。经过3天奋战，我们终于抢在雨季来临之前，帮助群众收割完上百亩青稞。

抢收任务完成后，村里举行了盛大的篝火晚会。村干部为我们献上洁白的哈达，老阿妈为我们捧上香甜的酥油茶，姑娘们则唱起悠扬的藏族民歌，表达丰收的喜悦，赞颂军民解放军。在村民邀请下，我们与乡亲们围成圈，跳起欢快的锅庄舞。是夜，圆月挂在天边，篝火映红脸颊，我们与群众手拉着手，载歌载舞，尽情陶醉在这欢乐的气氛中。

许多年过去了，尽管我早已离开西藏回到内地，但八一镇始终令我魂牵梦绕。尤其那场篝火晚会依然历历在目，那悠扬的歌声一直萦绕在我耳畔，那香甜的酥油茶至今令我回味。我想，对第二故乡的爱恋，已经融入我的生命里，此生难以磨灭。前几年又从电视节目里看到八一镇的新气象，我由衷地感动、高兴，并在心里说：“祝福你，我的第二故乡！”

人在军旅

如歌岁月，写下绿色诗行

作为一名边防军人，如果要问我边关最美的颜色是什么，那我的回答一定是红色，一片让人难以忘却的“边关红”。4年前，我军校毕业，志愿申请到边，被分配到西藏军区最西端的昆木加哨所。任职前，团领导意味深长地望着我说：“你了解昆木加哨所吗？”

我当然是做过一些准备的，张口答道：“昆木加哨所驻守在喜马拉雅山脉北麓，驻地海拔4900米，年平均气温不足5摄氏度，最冷时零下37摄氏度，大雪封山期长达5个月……”

见我笔直地立在那里，给出了词条一般的回答，团领导笑了：“那里也是鲜花盛开的地方。”

时近年关，我瞥了一眼窗外的风雪，茫然地点点头，内心随即冒出一个声音：去吧，去那遥远的哨所，去寻找鲜花，寻找答案吧！

第二天，我便搭乘团里运送给养的卡车前往昆木加哨所。藏北高原已经被披上了厚厚的银装。汽车拱雪前行，凛厉的风声一阵紧一阵地从车顶上刮过。渐渐地，我的眼前只剩下黑色的山峰和白色的雪。虽然美得摄人心魄，却也给人带来一种难以言说的压迫感，仿佛大自然在以它的宏伟壮阔无声地宣告人类的



长征

第6244期



红色太行(中国画)

郭红星作

